

# 肉身，割裂，重建的自我：台灣四位跨性別者的手術記事

我最大的心願，就是有一天可以搬出去，找一個自己的空間，放自己喜歡的衣服，自由地化妝，到時候我就不用再演了。



在台灣，2024年是跨性別者備受關注的一年。隨著尼莫、吳宇萱等免術換證個案勝訴，女性安全的議題亦引起熱議，一時間跨性別者的肉身備受關注，器官摘除與否彷彿成為公領域的道德問題。

本次端傳媒訪問四位跨性別者，他們來自不同年齡及社會位置，有人是宗教神職人員，有人是家庭照顧者，有兩個孩子的家長，也有臨床護理人員。他們分別在台灣不同年代、不同地區的醫院完成SRS（性別重置手術，Sex Reassignment Surgery）。

我們試圖探究對於這些已術跨性別者而言，性別不安如何影響他們的身體感受和自我認同，以至於下定決心對自己的身體進行如此重大的改造？割除器官、重建器官及漫長的術後照顧，實際上需要面臨的現實條件和身心負擔為何？這樣的改造對他們的健康、家庭、職場上又帶來什麼影響？

募集受訪者的過程也遠比想像中曲折坎坷，許多跨性別者私下對端透露，即便他們渴望發聲，仍恐懼外在環境不友善，擔憂聚焦在跨性別本身經驗的報導，恐怕對當事人造成二次傷害，採訪的艱難亦展現了跨族群的脆弱。幸而最後仍有四位受訪者願意鼓起勇氣坦露自己的生命故事。

台灣著名的生物人類學者王道還曾說：「人類在哺乳類中，最顯著的特徵之一，就是兩性差異非常小。」現行的性別分工與其說是生物演化決定，不如說是社會文明及社群發展的演變。

因此，探索跨性別者的身心發展和手術歷程，本身就是一趟奇幻之旅，隨著他們的娓娓道來，我們得以貼近身體與性別發展的幽微感官經驗，進入手術的繁複醫療細節，窺知人的自我認同、肉身與社會關係的千絲萬縷。

宇宙萬物中仍有許多謎團，而跨性別者的生命展示了：比起僵固的二元觀點，也許人類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值得我們繼續探索。



## 神明的世界裡沒有性別

大樹，45歲，製造業，術後17年

爬刀梯的那天，雨下得很大，我穿了輕便雨衣還是全身都濕了。我吸了口氣，小心地踩上刀刃，開始往上爬。為了這一天，我已經受訓三個月，這是道教考試的最後一關，所有考生都要爬上36層、由刀片構成的長梯，到最高的天壇，向天上奏稟我們成為法師的決心。

我和男友在新北市開了一間宮廟，平常信眾們都叫我「師兄」，有些人知道我以前是女性，因為他們看過我的受訪影片。其實，我是很少主動講啦，可是我也不會刻意隱瞞，因為我不需要在意別人的看法，我又不靠他們吃穿。

18歲開始，我就靠自己養活自己了，因為我受不了家裡的混亂。我爸在台北市開建設公司，每天外面花天酒地，我很小很小的記憶裡，就會被我爸派去買酒，有時候會被帶去應酬，晚上還要陪我媽去抓姦，她會躲在旁邊指揮我：「快看那是不是你爸？」

在家裡非常痛苦。高中一畢業我就去外面租房子住，到處打工，做麥當勞、便利商店養活自己，刻意斷絕跟家人所有聯繫。唯一捨不得的是我阿公阿媽，他們是小時候唯一會照顧我的人。

我離家之後，他們也搬家了，那年代也沒手機，跟阿公阿嬤失聯讓我很傷心。幸好20年前還有公共電話亭，還有那種黃色的電話簿，一大本，放在那邊可以翻的那種，我按照區域去找，覺得應該是那一隻號碼，我就打去，真的是我阿公接的。好不容易找到兩個老人家，我搬去跟他們一起住。

當時我已經開始穿男裝、打扮比較中性了，但因為我男友、女友都有交往過，好像也不太確定自己是什麼狀態。有一天，我在新聞上看到台灣第一個跨男——吳心午的故事，他接受手術變成男生。我大受震撼，那一刻我才確定自己跟女同志不一樣，我心想：「如果可以，我一定要手術！」

早年不知道可以手術，我還能妥協過日子。但當我資訊越多，我就越來越不能跟自己的身體和平相處。焦慮到達最高點的時候，應該是跟當時的女朋友分手吧，因為她離開我的原因，竟然是因為我不是真正的男生。

這件事對我的打擊非常非常大，我不知道自己做錯什麼。那一陣子，我狀況糟到有時坐著坐著，莫名其妙就突然哭了起來，或是手就開始抖，甚至有想自殺的念頭。不過，很幸運，最絕望的時候看到新聞上出現一個叫「性別人權協會」的團體，我就打電話去諮詢。



那通電話講了很久，把我的狀況從頭到尾告訴他們，接電話的人很好，她聽完以後說：「好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幫你轉介跨性別團體。」那個團體叫「蝶園」，沒多久，蝶園的負責人高旭寬打電話給我，我就再跟他講了一次，我記得我崩潰地說：「我現在非常非常急迫的需要找醫生！」

高旭寬也耐心聽我說完，然後他就沉穩地說：「好，你現在可以去找哪個醫院的哪個醫生。」他指導了我接下來每個步驟，在他的協助下，我很快找到醫生，我打聽到了手術前需要評估，光是精神科評估流程就要一兩年，其中一家醫院還要求我進行十次的團體療程。



| ( ) ( ) /

至於手術，20年前想在台灣想做性別重建，其實沒什麼選擇，只有兩三個醫生。女變男手術有所謂「一階」和「二階」。一階就是摘除子宮、卵巢、乳房，二階就是進一步的陰莖成形術。

如果你只想換證，一般的婦產科、整形外科都能做摘除，但重建很複雜，也很貴，所以很多兄弟沒有進到二階。我們跨男之間也會互相交流：「欸你一階做完了沒？」「什麼時候做二階？」

終於結束所有評估，就在28歲那一年，我躺上手術台。前一晚先到醫院辦住院，心情很興奮，總覺得我等這一天已經等很久了。隔天，當我從麻醉中醒來，半夢半醒間，看到自己的胸部已經包紮好，有兩條引流管從本來胸部的位置垂下來，下體也被接了尿管，我意識到一階手術已經做完了。

同時，我的左腳非常腫脹，因為裡面已經埋了一根管子，就是我以後的陰莖。醫生在我的左小腿外側上下各鑽了一個洞，取我一部分的陰道黏膜、包覆人工尿管，然後埋進我小腿外側的皮下組織。醫生的目的是要先用小腿把這一段尿道「養好」，讓尿道跟小腿肌肉慢慢結合，之後，他就會把整個小腿的皮肉骨一起取下來做以後的材料。

我阿媽很想去醫院照顧我，一直以來她都是家裡最支持我的人，我跟她說：「現在還不用啦。」因為這次的手術相對簡單，五天後我就出院回家休養，阿媽會幫我準備泡盆的水、煮東西給我吃。

一年後，終於可以進行第二階段重建手術，其實傷口早就好了，主要是我需要時間存錢，一階就花了20萬，二階要準備50萬左右。而且那些組織也不能一直埋在我的小腿，時間久了，也是會萎縮掉。我拚命工作，後來又跟我媽和阿媽借了一些，才勉強籌到。

重建手術當天我很平靜，就只是想趕快完成一件待辦的事。我甚至會覺得，今天就算死在手術台上都沒有關係，至少我做到這階段了。

手術進行了一整天，醫生需要先割除我小腿那塊埋管組織，它會連著我的皮肉，還有小腿的一段骨頭一起取下來，做成陰莖，接神經、接血管，就像拉線一樣。我本來的大陰唇會用來做陰囊，但裡

面沒有睪丸，就是個空空的囊袋。也有做龜頭，但其實也只是大概做一個形狀而已。

我好像是到傍晚才被推出來。當我甦醒過來以後，兩腿中間有一個很像鳥籠的架子，蓋在我的下半身，用途是把我的陰莖吊起來，以免壓到或變形。護理師會每個小時進來一次，用一種儀器對著我的陰莖聽，聽有沒有血液流通咻咻咻咻的聲音？她要確認血液循環正常，沒有阻塞或壞死。

在醫院整整躺了兩個禮拜。慢慢地，陰莖可以放下來，醫生叫我可以起身了，要開始練習上廁所。這是我第一次站著尿尿，很奇妙，但又覺得很興奮，也很感動，第一次感覺自己是完整的。

就這樣，我用男性的身分在這個社會上活到了今天，現在已經17年了，我做過體力活，也做過業務，什麼工作我都不挑。慢慢地把以前欠的債還清。後來，在同志交友軟體認識現在的男友，他是個單純善良的人，交往很久後，他才知道我曾是女生，但他接納了我。

幾年前阿公、阿媽都走了，我把家裡拜的觀音接來供奉。我男友有一些特殊體質，他會接到神明的訊息，經過神明的指示，我們開了現在的宮廟。除了觀音大士，還供奉九天玄女和玄天上帝。我們規模很小，也不起乩，也不辦事，就是在一個簡單乾淨的空間，每周有幾個晚上，幾位師兄師姐跟著我們一起打坐。



| ( ) ( ) /

不過，神明會給我們很多任務，考法師就是神明其中一項。我在道教工會上了三個月的課，經過拜師的複雜科儀，終於來到最後的36階刀梯。

那天一大早就開始下大雨。我赤腳被轎子扛到會場，踩著七星步進場，然後屏氣凝神站在刀梯前，剛開始爬就很困難，因為雨水讓刀梯變得很滑，我只能小心抓緊梯邊，踩上刀刃，腳掌的肉很深地陷到刀背裡，走每一步都要非常地沉著，不然就會濺血。

我想起以前在另一家宮廟修行，那邊的師姐發現我是跨性別，就開始有意無意地勸說我：「你人生會發生這種事吼，就是因果報應啦，所以你要多捐獻法事。」我那時不知道怎麼反駁，但我現在想清楚了，在神明的世界裡是沒有性別的，人的肉身是父母所生，但靈魂是自由的。

刀梯終於爬到最後五階，我往下看，三層樓的高度，所有人都變小了，鑼鼓咚咚鏘的聲音、大家喊著「加油！加油！」的聲音也變得很遠，感覺腳軟到都不是自己的了，但當下要非常專注，這是神明要我面對心裡的恐懼。

攀上了最高的平台，我臉上都是雨水，全身力氣都用盡了，但心情很歡喜，我終於爬上來了。我雙手合十，在心裡念誦奏職的疏文：「弟子某某，在此稟奏玉皇大帝……」告訴上天我晉陞道職的誠



意。唸完後，我取出準備好的筊（註：半月型竹製或木製法器，一凸一平），往台下一擲。

遠遠地，我看見台下的人，對我比出圓圈的手勢，嘴型喊：「有喔！」（台語），代表我擲出了聖筊（一陰一陽），象徵上天也認同了我。我小心爬下來，主考官在我的背後蓋上兩個大印，用紅色的印泥蓋在我的肉身上，就像核准的印章。雨水很快就把紅色印泥沖刷掉了，但沒關係，我知道我已經渡過了這一關。

從那天之後，我就成為一個跨性別的法師，我經歷過女性的人生，也體驗了男性的生活，這讓我可以幫助到不同性別的信眾。我也想告訴別人，我曾經非常孤單，但我在宗教裡找到我的支持，你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支持。



## 到時候就不用再演了

**小雪，55歲，軟體工程師，術後13年**

去年，我父親動了大腸癌的手術，我請假在醫院照顧他。有一天護理師問他我是誰，他說：「我女兒。」我聽了嚇一跳，這是我變性十幾年來，第一次聽到他這樣介紹我。

我們都是沉默寡言的人，父子間從沒談過性別問題，印象中唯一一次，是小時候電視上提到同性戀，我父親就痛罵：「這些人有夠丟臉的！」很多年前了，電視還是黑白的，但父親這句話深深刻在我腦海裡，讓我確定——關於性別，什麼都不可以說。因為從我幼稚園第一次看到女生，我腦中就只有兩個字：同類。

我家有三兄弟，我從來不覺得我跟哥哥和弟弟是同類，我感覺自己屬於另一邊。但我一直扮演一個好兒子，考上大學、研究所、當兵、退伍當工程師，一路照著家人規劃，安排相親，結婚，生了兩個孩子，人生似乎也很平順。

我們家經營地方宮廟，父親是廟祝，客廳就是平常問事的地方，從小我們都會幫忙法事，全家的重心就是宗教活動，連我妻子都是父母在宮廟信眾中相中的女孩。我也沒有意見，我習慣凡事聽家裡安排。

信仰、生活都綁在一起，這個家所有人都很緊密，除了我以外。我個性比較內向，不太敢跟人接觸，也就是現在俗稱的「社恐」。是後來上大學，我學會怎麼用 BBS，透過打字練習表達自己的想法，狀況才有改善一點。

但我沒料到，老大出生後我妻子和父母有很多摩擦，他們從小孩的管教、怎麼餵飯、生活作息，每天都在吵。我夾在中間非常痛苦，沒辦法兩邊都討好，不管怎麼做，另一邊一定會有意見。至於我自己的意見，就只能壓抑，最後這些壓抑的情緒都爆發了，我陷入嚴重的憂鬱症，常有輕生的想法，長達兩年都無法工作，每天把自己關在房間。

後來我鼓起勇氣去看心理醫生（身心科醫師），想不到吃了他開的藥，我出現副作用，長出了像女生的胸部。不知為何，我看著鏡子裡有胸部的自己，竟然欣喜若狂。回診時我跟醫生分享，醫生嚇一跳，他馬上停掉這種藥。

我很失落，但也不好意思說出「我想留下這個身體」。所以我開始上網搜尋，去藥局買女性避孕藥來吃，希望增加荷爾蒙，繼續把胸部長出來。

終於明白，以前為什麼每次看到女生身體都很心動，我還以為自己很色，其實我是渴望擁有這樣的身體。我開始穿裙子，還買了很長的假髮，晚上走過去像女鬼，還嚇到家人。

我妻子擔心小孩的觀感，所以我們約法三章，在家裡絕不穿裙子，但她可以容許我留長頭髮。不過，家人平日假日其實都在辦宮廟活動，沒太多時間管我。



| /

下定決心去手術的契機，反而是因為30歲那年錄取一份新工作。生病兩年沒收入讓我壓力很大，家裡宮廟不賺錢，妻子的心思也都放在修行，孩子的學費種種的開銷都靠存款，所以雖然我很憂鬱，還是一直投履歷，很突然地，有家公司發給我錄取通知，下個月報到。

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，如果我想手術就要趁現在。因為一般公司怎麼可能容許員工請假一個月？這種迫切感，讓我馬上聯絡了泰國那邊的仲介，很快辦了護照、辦了簽證。到了那天清晨，我趁家人都沒醒過來，就拿著行李箱一個人往機場跑了。這是我第一次出國，也是第一次坐飛機。到了泰國當地，仲介先帶我去醫院評估。泰國那邊跟台灣是一樣的，都需要兩份精神科的診斷書。

我有把我在台灣精神科的病歷全部拷貝一份，帶去給泰國醫院。雖然很多字是用中文寫，但是泰國醫生看得懂 GID（性別認同障礙）。評估通過後，手術流程也很簡單，我到了醫院、被麻醉後就睡了，醒來我就在恢復室了。隔天，仲介來翻譯醫生的話，告訴我手術很成功。

其實手術完最困難的，是學會上廁所。第一次尿不出來，因為已經切除了陰莖，那邊的肌肉不知道怎麼用力，我用力擠肚子，試了第三次才勉強尿出來。這是所有手術人的第一大難關，因為跟我同一天手術的另一位大陸姊妹，在我出院的時候，她還躺在那裡插著尿管，她的膀胱腫脹，完全尿不出來。



出發到泰國前，仲介有給我選要用什麼方法做陰道，一般可以選用皮瓣或是結腸來重做，我是選擇用結腸。那時候是考慮到結腸不會萎縮，但也需要擴張，維持陰道口不要封閉。

術後，泰國醫院提供四、五根棒子，從細到粗練習，最細的那根是蠟做的，粗的是比較硬的塑膠材質，每天要有兩次放在陰道內半小時。一直到回台灣，我每天還是會躲在房間擴張。

全程我都沒有害怕，也沒有想過失敗怎麼辦。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違背家人的安排，為自己做一個決定，我很慶幸自己這麼做了。

不到一個月，醫生判斷我恢復良好，就提前讓我回國。我有帶著筆記型電腦，用雅虎即時通跟家人回報平安。

回台灣時，父親跟妻子都來接機，妻子那時候才知道我發生什麼事，因為她剛好在忙法會，我出國後才有人告訴她。他們倒沒有特別的反應，只是關心我身體還好嗎？我想他們可能也是看開了，因為我常常穿女裝，他們多少有心理準備。



回國後我就去新工作報到，生活沒太大改變，我還是住在家裡，準時上班，照顧父母和孩子。我跟妻子分房睡，我也不知道怎麼面對她，我曾問她：「要不要離婚？」她考慮後決定維持現狀。自從老二出生，我們已經很少有性行為，她也覺得責任已了，心思放在修行上。其說她嫁給我，不如說她嫁給我們家宮廟。我們還是家人，在一個屋簷下，親近又疏離地繼續生活。

手術後最大的改變是，心裡放鬆很多，憂鬱症也好轉了。洗完澡看著全身鏡，很喜歡自己現在的樣子。平常在家裡我穿著寬鬆的男裝，孩子還是叫我「爸爸」，我弟的孩子也還是叫我「二伯」。但沒關係，我已經得到我想要的身體了，那些稱謂不重要。

我還是會常常感到低落，主要是經濟壓力很大，我的薪水每個月付完水電、瓦斯費、大廈管理費，再給兩個孩子每星期各兩千元生活費，剩下的就是家用。我上班騎腳踏車，獨來獨往，從不跟同事聚餐。用餐多半是買飯加個茶葉蛋，加上醬菜，控制在40元，就這樣省吃儉用，終於把孩子栽培到念大學。

這些年還多了照顧壓力，父親罹癌後開始化療，我在醫院陪他，一次要36小時不能間斷，化療期間會頻尿、拉肚子和嘔吐，每1、2個小時就要幫父親推機器去洗手間，睡睡醒醒，我常感覺到自己也快撐不下去了。每當我感覺累到想輕生的時候，就打電話給我的偽娘好友。她會趕快帶我出去散心，我們換上女裝、穿上黑絲襪，她幫我化妝，一起逛街，我才感覺放鬆下來。

那天，我聽到父親在醫院跟別人介紹「這是我女兒」，一時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當了他五十幾年的兒子，突然變成女兒，我反而有點不知所措。

很多姊妹手術後會從親友前消失後，我也很想消失，我也不想讓孩子為難。比如他們交了女友，要帶回家見父母，我的存在可能會讓他們無法交代。一個「女生爸爸」可能讓孩子女友感到丟臉。但現在還不能消失，我有養家的壓力。

如果這世界是一個舞台，我扮演父親，扮演兒子，扮演丈夫。也許等孩子都大學畢業，父母也都百年後，我才能夠完完全全的忘掉這些角色。我最大的心願，就是有一天可以搬出去，找一個自己的空間，放自己喜歡的衣服，自由地化妝，到時候我就不用再演了。



| /

## 要不要一起來訂飲料

**跨男泰瑞，35歲，醫院護理師，術後4年**

我是醫院護理師，疫情期間我們都要去外面幫民眾打針、挖鼻孔、做核酸。連續搬了三天物資以後，我發現自己下陰部開始出血。當下，我有點害怕，但我卻不敢停下來休息，因為我不能告訴同事：「我剛摘除我的子宮、卵巢，傷口還沒好，其實不能搬重物。」

現在回想起來，那次真的很危險，如果傷口撐破，腸子會從我的陰道掉出來。可是比起傷口，我更怕同事發現我的秘密。

小時候在幼稚園，大家去廁所尿尿，不是會分兩邊嗎？男生就站著尿，女生就蹲小馬桶。我一直覺得自己應該是站著，我看到隔壁小男生有雞雞我卻沒有，心想：「應該是我雞雞還沒長大。」直到小學三年級學校上健康教育，介紹男女器官，那一天我晴天霹靂，原來我根本不會有雞雞。

更衰的是，我的月經竟然5年級就來了，胸部也在發育，我記得當時躲在阿嬤房間照鏡子，發現胸部變大，超級崩潰，還拿我國小課本打自己的胸部，在心裡大喊：「這兩個討厭的東西為什麼要在我的身體長出來啦！」我去書局買了封箱膠帶，每天早上六點偷偷起床，趁大家還在睡，用寬膠帶纏了好幾圈，纏到胸部像男生一樣扁扁的，我才有辦法出門。

每天回家把寬膠帶撕下來，我的皮是黏在膠布上面的，每天重複撕，皮都一層一層地剝落下來，流血再貼，流血再貼，身體很痛心也很痛。



我家住在高雄的岡山路竹一帶，那裡非常鄉下，從來沒人聽過什麼「女同志」、「跨性別」，直到我在學校遇到另一群短頭髮的女生出現，我覺得我們氣質很像，鼓起勇氣去問他們，是不是也喜歡女生？要怎麼稱呼我們這種人？對方很大方告訴我：「那你就是『T』啦，你長成這樣很 man，你是陽剛女同志。」

所以我就一直用T的身分活著，直到23歲那年，我去高雄醫學大學旁聽通識課，性別所老師邀請一位跨男來分享他的生命故事，我聽完這場演講，赫然發現：「我好像不是T耶。」我也回想起在女同志的世界裡，她們稱下面叫做「妹妹」，但我一直認為我下面應該是「鳥鳥」或「雞雞」。從那天起，我才瞭解了自己和女同志的差別。



我在職場很努力維持男生的外表，幾乎很少被識破。很多跨性別會先做HRT（荷爾蒙療法），但我很謹慎，我評估荷爾蒙的各種作用，猶豫了三年。因為早期這些資訊非常少，只能依靠口耳相傳，幾乎沒有人可以討論。

幸好我在高醫性別所認識了湯姆，他也是跨性別者，他率先嘗試了荷爾蒙，再回來跟我分享。男性荷爾蒙沒有口服藥，是用肌肉注射，我們會在肩膀，屁股，大腿，輪流打針。劑量和頻率由醫生評估，我是三週打一次。

打荷爾蒙的感覺，就像喝了很濃的飲料，我每次剛打完的第一個禮拜，情緒會起伏很大，易怒、暴躁、容易激動。第二週會降下來，第三週整個人就會虛弱、無力，這就是一個週期。

除了副作用，手術與否還有更實際的考量：費用很貴，我們跨男若要依照換證標準完成所有摘除（乳房、子宮、卵巢）至少需要新台幣30萬元。

荷爾蒙治療幾年後，我好不容易存到一點錢，決定先處理我這兩個最討厭的「奶奶」。平胸手術是依照胸部的大小來決定你開刀的費用，幸好我媽媽只生給我 A cup，醫生評估後就跟我說：「喔，那我算你17萬就好了。」我跟醫生討價還價，還答應幫他廣告當診所的範例，最後他便宜我5000元。

平胸的術式是在胸部上平切一刀，但因為我胸部比較小，醫生可以在乳頭的上緣或下緣做切口，所以我開完刀，癒合了，疤痕藏在乳暈，比較像生理男。有人本來的 cup 比較大，被開一字型的時候，乳暈下緣會很明顯有一條疤在那邊，所以很多跨男還會去刺青，用一些圖騰去掩蓋那一個疤痕組織。

接下來，離我合法換身分證的門檻，就只剩下摘除子宮、卵巢手術了。我媽媽一直很支持我，但她擔心手術對身體的傷害。其實不只媽媽，我自己也很擔心，我的腸子會不會下墜？我會容易變老和罹患心血管疾病嗎？還有照顧問題，傳統摘除手術容易有腸沾黏的後遺症，傷口也很大，術後我會多久不能上班呢？

這些風險都是真的，只是，不能換證對我來說更困擾。我已經很久都不敢生病了，我怕一旦身體有狀況，或是我在醫院倒下，同事就會發現我是女生。只要我一天沒換身分證，都要過著擔心害怕的生活。於是我小心翼翼地工作，繼續存錢、一邊試著說服我媽媽。

Covid-19 爆發那一年，終於存到錢可以手術。醫生使用腹腔鏡方式摘除了我的子宮卵巢，叮嚀我要休養整個月，因為傷口的縫線如果鬆脫，腸子會從陰道掉出來。可是疫情期間很缺檢疫人手，所以我休息一週，就跑回去醫院上班。結果才回去搬東西三天，就開始大出血，還嚇到了我媽媽。現在回想我真的太大意了，差點就要肚破腸流。

我這輩子沒得選擇，生在不對的身體，但是，如果可以選擇，我不會摘除我的器官。所以我現在都勸想手術的人，可以等等看免術換證會不會通過，如果你不是跟我一樣急著換證，真的沒必要受這些痛苦，承受這個風險。

／

2021年，同志諮詢熱線在高雄成立跨性別小客廳，我和幾個朋友都去當志工。每隔週五的晚上，我們會聚在一起吃吃喝喝，經費則由熱線支持。很多跨性別者來這裡聊天，有人被爸媽趕出家門，晚上借宿在小客廳，也有人生活拮据，來這裡吃點東西也是省一餐。

資訊在這裡流通，他們會忐忑地開口問：「大家都怎麼出櫃的？」「手術到底會怎樣？」還有「跨性別父母聚會」，我也帶了我媽媽來分享，很多爸媽抱著疑問來報名，聽完演講後，他們紅著眼眶回去。

去年，台灣有些網紅公開反對免術換證，看到那些輿論，很多夥伴的憂鬱症發病了。有人在網紅發文那幾天痛苦到拿美工刀割自己的手，失血過多差點死掉，被家人發現送到醫院救回來。我非常心痛，也很氣，為什麼沒人針對公眾人物來做性別教育呢？

有時候，連警察也不知道這是性騷擾，有跨女夥伴在工作場所被客人騷擾，那個人故意叫她「先生」，反覆要求「叫那位先生來服務」。她很崩潰，跑去警局報案，警察看到她身分證就告訴她：「叫你先生沒問題啊？」



所以我們接納自己是不夠的，問題是，社會有沒有接納我們？這決定了很多⼈每天一睜開眼睛，是不是想自殺、想自殘，還是今天他可以活下去？

現在的我白天當護理師，下班後，還會在粉絲頁提供義務諮詢，這幾年，有一百多個跨性別者寫訊息給我。有問手術的，問換證的，各種話題都有。也有來自新加坡、中國的華人。如果網友住在中南部，我會問他：要不要來小客廳吃東西、一起訂飲料？有時候我真的能幫上忙的地方也不多，但我後來發現很多人需要的，也只是一個安慰。

| /

## 神沒有忘記我

琳子，41歲，科技業，術後第二年

我第一次在捷運上被猥褻的時候，想的事情竟然是：「必須掩護這個色狼。」因為我不能被別人發現我的性別。

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，當時我剛下班，列車正在古亭到頂溪之間，整個車廂都擠滿了人，我扶著柱子站著，然後就發現下面有奇怪的感覺，力量不大，可是他很規律地上下摩擦，然後頻率很慢，很不像是捷運的震動。

平常穿女裝，我會用束褲把下面壓得很平，所以他應該不會摸出來我是男生，但我還是非常害怕。我看不到是誰，人非常多，我也看不到那隻手，後來我有找到，因為有個人頭一直上下，速度跟摸我的手一模一樣。我心想：「人找到了，我現在要怎麼辦？」

一般女生可能想把人抓出來，然後看怎麼樣處理他，可是我突然發現一件事：「千萬不能報警！」如果去了警局，我的生理性別是會曝光的。我看過很多新聞，我知道警察會把跨性別當成話題，還會找記者來，那我接下來就完蛋了，我的處境可能比性侵我的人還要更慘。

「不能報警，也不能驚動其他熱心的路人來幫忙。」我心想，我只能瞪著那個壞人，用最小的動作推開他，希望他停手，很可悲的是，我跟他有共同目標：就是不能讓別人發現。

最早意識到自己想當女生，是4歲那年在舞蹈班，男女同學穿的衣服不一樣，練的舞步也不一樣，我想加入女同學那邊，但也只是想想。我爸媽都是公務員，家裡非常保守，我常被媽媽糾正講話的方式和走路姿勢，她說這是「娘娘腔」，還罵我「你這樣會得癌症」。

我們全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，教會的立場也很明確：「同性戀是不允許的。」倒是沒人討論變性的問題，但我猜也不會被接受吧。所以我一直充滿罪惡感，常常禱告希望自己可以矯正回來。

上大學之後我接了很多打工，想讓自己超累，因為超累就沒有時間去想這個問題，可是，只要一空下來，這些感覺就會追殺上來。

最痛苦的時刻，就是在教會裡面帶聚會、帶小朋友，因為你要表現得出一個很正常、很 powerful 的男生，可是我知道自己完全不是樣子。我在日記裡寫下：「我就像是一個人形機器的駕駛員，驅動這個身體，該笑的時候就笑，該大聲喊的時候就配合著喊，那軀殼外面是最溫暖的一個社群，但是我沒有在那個世界裡面。我要教小朋友一遍又一遍的說，要怎樣感覺到神的愛，可是我自己沒有感覺到，我還要講得跟真的一樣。」

大學四年，我的抑鬱越來越嚴重，對每件人事物都失去了感覺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其實還是會冒冷汗。我常常早上醒來，就鼓勵自己再加油一下，再活一天，再多活一天就好。有天下午我從教會騎機車出去，在路上加速著，覺得好累，未來也沒有辦法擺脫，我可不可以帶著詛咒就離開就好了？

遠遠地，我看到一輛等紅燈的計程車，恍惚恍惚地想：給他撞下去好了。但心中也有一個念頭：「如果我順著自己感覺走走看呢？」反正我已經沒什麼可以失去了。所以我活下來了，從那天開始，我上網找資訊，發現有女性荷爾蒙，就跑去自己去買來吃。也開始穿女裝。

然而，我穿女裝後，就開始在路上遇到性騷擾。有些人他可能第一次犯案，手法很粗糙，很拙劣，我還要幫他 cover，我怕他被發現引來熱心的路人，然後害我也被發現。

還有一次被尾隨。我下班回家，一路上都感覺後面有人，但我不太能肯定，一直到進了公寓，開門鎖要進家裡，轉身就發現門關不起來，有一隻手把我的門卡住。我嚇壞了，擋住他的手，最後硬把那個人推出去。但那個人沒走遠，我住一樓，可以聽到他在我家旁邊繞來繞去，還時不時來敲我窗戶。那是一個大概30歲上下的男性，但我已經不記得他的臉。

從第一次在捷運被摸下面後，這十幾年我總共遇到六次被猥褻、被性騷擾的事件，每一次，我都覺得處境非常的孤立，憤怒，害怕又無助。如果我已經換了身分證，至少我不用怕路人熱心幫忙，也不用再保護那些加害人。

我也不敢看醫生。有些醫院在診間總會有護理師大喊「先生！」「小姐！」，他們很習慣了，但這對我來說非常恐怖。有一次我眼睛癢到不行，只好硬著頭皮去看眼科，醫生看了一下就說：「只是過敏。」但他接著問：「你為什麼穿這樣？」「你爸媽會不會難過？」

還有一次我去捐血，當天穿裙子，捐血車上的護理人員看了我的健保卡，她就不想讓我捐，她說：「我們規定有男男性行為，是不可以捐血的。」我告訴她我沒有，她就是不信。



| /

當我得知換證的要件就是要手術，當時我23歲，我就訂好目標，26歲就去手術。但最意外的是，我遇到現在的太太。以前我很自卑，我都不喜歡自己了，怎麼可能會有人想跟我在一起？當我發現系上有一個學妹喜歡我，我想她一定不清楚我的狀態，我就告訴她我在吃女性荷爾蒙。本想她會放棄而疏遠我，但她沒有退縮，我就有了女朋友。

畢業後我們結婚，兩人對性方面都沒有太多慾望，但我們很親密，也都喜歡小孩，所以為了生育，我就停用荷爾蒙，生了兩個孩子。外人看來，我們就是兩個女生組成的家庭，小孩從小就知道有「媽媽」和「媽咪」。雖然還是有校外教學要辦保險、老師要確認身分證的尷尬時刻，但整體來說我們過著平凡快樂的家庭生活。

原本我和太太討論好，她一生完小孩我就去手術。結果，生完小孩我們才發現，照顧小孩實在太累了！就算兩人分工還是非常累啊。如果我去手術，那不就等於我家少一個大人嗎？那我太太怎麼辦？結果生完老大，想給他手足，又生了老二，計畫就被無限拖延。

直到前兩年，我太太確診癌症。她化療後很虛弱，幸好岳父、岳母可以來家裡幫忙。但也讓我意識到：「手術不能再拖了。」因為以後我可能會更走不開，男性身分證帶來的麻煩也會越來越多。我最好趁現在人手充足，趕快辦完這件事。

我開始找資料，很多姊妹會去泰國手術，但我不可能離開家裡太久，所以一開始就排除出國的選項，預約台灣頗負盛名的男醫師。最大的麻煩還是術後休養，時間長達一個月，可是我不想錯過我太太任何一次化療，也不想錯過我幫小孩報名的親子課，這都讓我非常煩惱。

後來，我陪跨性別姊妹去別家醫院聽講座，認識剛從國外回來的女醫生，她會用內視鏡取一段結腸來做陰道，疤痕可以隱形，傷口恢復時間快，陰道形狀都能訂做。最讓我心動的就是：「手術隔天就可以下床，第四天就可以出院。」

這種技術台灣根本沒有幾例，風險相對高，但光是「縮短休養期間」這點，對我來說就太重要了。思索一晚，我取消了本來的手術，決定找新的醫生賭一把。

她的醫院團隊花了很長時間幫我準備，會診肛門直腸科、婦產科、泌尿科、新陳代謝科、精神科等等，還要大腸鏡和尿路動力學檢查。

我把家裡安排妥當，商量好與岳父母排班的時間，就開始焦慮，緊張到還去診所拿了抗焦慮藥。在手術前一天，所有煩惱突然消失了，當我入院躺在病床上，心情無比平靜。終於知道我真正擔心的，其實是這件事無法如期完成，「現在沒人會來阻止我了。」我想。

我是早上第一台刀，整個過程很有趣，非常像排隊投胎。他們手術室是共用大門，很像大型工廠，你會發現四面八方的人往這裡走來，有人躺著被推來，有的是自己推著點滴桿的，這空間橫七豎八躺了二、三十床病人，很像電影裡的戰地醫院。

中間我的醫師有來看我，她那時已穿好手術服，全身都包得很緊，她靠近我輕輕說：「不用緊張喔。」等了一陣子，我被推進一個很長的通道，兩側都是手術室，一直走一直走，無窮無盡的走道，兩側都是手術室，突然在某一間就轉進去，很像火葬場的棺材插進去格子裡。

我的醫師在裡面等我，她問：「你能自己爬上手術台嗎？」我就自己爬上去，他們拿了一個氧氣罩靠近我，就開始推麻醉藥，我的眼前越來越暗、越來越暗，耳朵聽到的白噪音越來越大，心跳聲變得非常明顯，當我眼睛變成全黑的時候，我就醒了，意識在一瞬間接了回來，手術已經完成了。

隔天我就下床走動了。術後第三天，醫師和她的助理來拆掉紗布包紮，也教我「擴張」，用一根醫療材質的塑膠棒放在新做好的陰道內，避免萎縮和沾黏。我透過鏡子，看著自己兩腿之間，覺得它好像會很痛，可是實際上沒有那麼痛，就是一種很奇怪、不舒服的感覺，因為我以前沒有那個位置。

第四天，醫師檢查了我的傷口沒問題，我就出院了，回到日常生活，繼續帶小孩、照顧太太。

剛出院那陣子，手術部位附近的感覺是錯亂的，因為它是用我原本的組織去移動。比如說，我感覺蛋蛋的上半部位很痛，我就想要去抓一下、揉一下，但我找不到那個地方，後來地毯式搜尋，發現「它」其實是在我肛門旁邊。後來我跟醫生確認，我蛋蛋的皮膚確實是只用到上半部移植。

還有一陣子我常感到神經痛，也要一一確認這些部位在哪，就像身體組織們遭遇大劫之後的生還者大點名：「尿道內皮前段下側？」「在！」「右側陰囊皮？」「在！」「雞雞根部？」「我也在！」「馬眼？馬眼？馬眼你在嗎？好，馬眼沒撐過來（槓掉）」「包皮尖端？」「在！」

這種感覺很微妙，有些地方本來很遠，手術後他們變成鄰居了，所以我一開始抓癢常抓錯地方。某種程度來說，我本來的性器官也沒有不見，只是變成我喜歡的樣子。

| /

手術完另外一個挑戰，就是要學女生尿尿，有些患者沒訓練好，還得帶著尿袋回家，我是希望不要，因為我家兩個小孩是三歲和五歲，非常調皮搗蛋，要是他們說：「媽咪這是什麼？」跑來扯我的尿管就不好了。

所以我要練習用力擠膀胱，但是剛拔尿管那一陣子，附近的神經感覺很不可靠，第一次在醫院裡尿尿，完全沒有尿尿流出去的感覺，只是突然感覺屁股很燙，然後聽到水聲。至今我還是不太熟練蹲式馬桶，常常尿完還要擦地板。尿尿這件事，是雞雞唯一可能令我懷念的功能吧。

出院後，我回家洗澡，在鏡子裡看到自己脫光光的樣子，我看得入迷，即使當時身體很醜，肚子上有疤，還有繃帶的殘膠。我才發現以前自己有多不喜歡看下半身，這是我多年來第一次看到自己上下半身接在一起的樣子。

我以為我是為了換證才手術，但這用途本身成了目的。我還記得在醫院拆完紗布，第一次看到手術後的樣子，我就哭出來了，開心地哭，放鬆地哭，想到這段時間有這麼多人幫忙我，家人和社群兄弟姊妹、NGO、醫生和護理師，非常感動，我連續哭了很久，一直停不下來。

終於，我終於是「我」了，我終於變成我想要的人。我邊哭邊想著：「神沒有忘記我。」作為基督徒，我一直感覺自己身為跨性別是種詛咒，現在我知道了，我沒有做錯什麼，我沒有被忘記。

（本文受訪者均為化名）